

论“脖”的来源

盛 益 民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基于语言接触的研究成果以及“脖”在汉语史以及汉语方言中的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脖**”不是汉语自身的语素, 而是来源于突厥语的语素。

关键词: 脖; 汉语; 突厥语; 语言接触; 底层词

中图分类号: H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0)03-0111-04

王力先生对于常用词有如下一段论述^[1]:

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 只要它在上社会上占了势力, 也值得我们追究它的历史。例如“松(鬆)紧”的“松”和“大腿”的“腿”字《说文》里没有, ……像这一类在现代汉语里占重要地位的字, 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于“脖子”的“脖”、“膀子”的“膀”, 比“松”字的时代恐怕更晚, 但是我们也应该追究它的来源。

王力先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研究途径, 同时也较早地提出了“脖”的来源问题: “脖子”的“脖”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它又是怎么产生的? 学界对此尚无很好的回答。本文尝试对这个问题做一初步的回答。

一 “脖子”义“脖”的特点

(一) 在方言中呈官话和非官话的对立分布

表示“脖子”义的“脖”并不是分布在全国各个方言区。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全国各方言区有代表性的42个方言点, 根据是否用“脖”, 可以分为两类, 列表如下^[2]:

“脖”在方言中的分布

表一

项目	方言点
用“脖”	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南京、贵阳、柳州、洛阳、西宁、西安、银川、乌鲁木齐、万荣、太原、忻州、杭州
不用“脖”	扬州、武汉、成都、绩溪、丹阳、崇明、上海、苏州、宁波、温州、金华、长沙、娄底、南昌、萍乡、黎川、于都、梅县、南宁、广州、东莞、建瓯、福州、厦门、雷州、海口

根据曹志耘主编《方言地图集(词汇卷)》^{[3]63}, 可以确定“脖”的分布范围是除去江淮官话以及川、渝一带西南官话的广大官话区^①。也就是说“脖子”义的“脖”在汉语方言中基本上呈现官话与非官话的对立分布。

(二) 方言中的读音不合中古音韵地位

我们把考察的范围缩小到官话区。“脖”中古的音韵地位是“臻合一入没並”, 我们就以没韵帮组的“勃渤饬不没”等同音字表有的字尤其是“勃渤饬”这三个“勃”小韵的字做为参照进行对比, 考察了

作者简介: 盛益民, 男, 1985年生, 浙江绍兴人,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

① 由于在“脖”这个问题上, 晋语和周围的官话没有本质差别, 故本文暂将晋语归在官话中。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4]2503}记录的70个有“脖”的官话方言点。

其中有不少方言点“脖”的读音与中古“没韵蒲没切”这个音韵地位不合^①。“脖”音韵地位特殊的方言点主要有以下两类：

(1) 没韵字读入声，而“脖”读舒声。张家口、阳原、大同、集宁、呼和浩特、二连浩特等属于这种情况。例如大同，“勃勃不”音 paʔ、“没”音 maʔ，而“脖”音 po。

(2) “脖”韵母的主元音与没韵字不同。离石、临河、锦州、徐州、连云港、涟水等地属于这种情况。例如离石，“勃勃不没”等没韵字的韵母是 əʔ；而“脖”的韵母是 eʔ，与“拔跋钹”等字同音。

(三) 不合古代韵书、字书的释义

《广韵》“脐”的释义是“肤脐”，《集韵》的释义为“脖腴，齐也”，都与“肚脐”有关。也就是说“脐”最初表示的是“肚脐”，这个用法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远较“脖子”义为早，且一直沿用到后代，例如：

1) 鸩尾一育之原，出于脐腴。(汉《灵枢经》)

2) 吃的来眼又睁，撑的来气又喘。都是些猪脐狗奶子乔亲眷，都坐满一圆圈。(元·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脐”的“肚脐”义至今仍保留在方言中。有的方言点“脐”既可表“脖子”又可表“肚脐”，但是不少点两者的读音是不同的。下面举一些例子：

山西离石“肚脐”说“脐脐”paʔ tsʰi，而“脖子”的“脐”音 pʰeʔ，不同音。没韵的“勃勃不没”韵母都是 əʔ。^{[4]2585}可见“肚脐”的“脐”符合没韵的地位，而“脖子”的“脐”不合没韵的读音。

河南获嘉话管“肚脐眼”叫“肚卜脐”tu pəʔ tɕʰi^{[6]185}。“卜”的本字就是“脐”，它与“不、没”等没韵字一样，韵母都是 əʔ。“脖子”的“脐”音 pɿ。

(四) 元代文献中爆发式产生

据文献记载，“脐”表示“脖子”义最先出现于元代的文献中。甫一产生，就只有“脐 X”的双音节形式，没有独用“脐”的例子，也没有“X 脐”的例子。主要词形有“脐颈”、“脐项”、“脖子”，例如：

3) 你道是他打了我呵似房檐上揭瓦，不信道我打了他呵就着我这脐项上披枷。(李文蔚《同乐园燕青博鱼》)

4) 背身儿立着，不见他那面皮，则见他那后影儿；白的是那脐颈，黑的是那头发。(石君宝《秋胡戏妻》)

5) 轮起刀来望我脖子砍，不慌不忙缩了头。(高文秀《刘玄德独赴襄阳会》)

在元代文献中，“脐”还有不同的写法，字又作“膊”，主要有“膊项”和“膊子”等写法，例如：

6) 一个膊项上瘰癧痘，一个唇缺丑势煞。(王大学士《套数》)

7) 诵诗书稚子无闲暇，奉甘旨萱堂到白发，伴辘轳村翁说一会挺膊子话。(字罗御史《辞官》)

方云云统计了《元刊杂剧三十种》，共出现了6次“脐”语素，但是字形极不统一：“钹”1次，“孛”3次，“頸”1次，“膊”1次^[15]。

在元代之前没有一个用例，到了元代，仅《全元曲》中就产生了47例，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 “脐”的来源

(一) “褌”音变说的问题

关于“脐”的来源，郑张尚芳先生有一段论述，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回答^[7]：

“脖子”的“脐”古指“脐”，跟“颈”全无关系，元代才借来表“颈”。这个词是从“褌”来的。《说文》：“褌，黼领也”，段注：“领者颈项也，因以为衣在颈之号。”“领”从“颈”转指“衣领”和“褌”从“衣领”转指“颈”，是同类变化，所以“脐颈”的“脐”原来不收-t而应收-k。《老乞大》“脐”从页，注音bbuʔ，俗bo，说明元明还有入声读法。

① 魏钢强认为“‘脖子’的‘脐’是后起字，据今方言读音判断，其古音地位也不在没韵。”^[5]

的确，正如郑张先生所言，“脖”字从“脖脐”发展为“脖子”这种语义演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①。我们在一（三）节中也已经提到在很多“脖”既表“脖子”又表“肚脐眼”的方言中，两者的读音并不相同，也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脖子”义的“脖”很可能只是字形的借用而已。

但是，我们认为郑张先生“脖”来源于“褓”的说法也有两点可商之处：

首先，从“衣领”发展到“脖子”这种语义演变方式是有可能的，但是汉语文献中“褓”表示“衣领”义并不多见，更是完全没有表示“脖子”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这个推论的前提是口语中“衣领”这一意思用“褓”表示，从现今官话方言来看，全部用“领”。或许可以假设官话历史上表示“领子”的词有过“领→褓→领”的演变，但这种演变是很不可思议的。既然“褓”在方言中不表示“衣领”，那又怎么可能去表示“脖子”呢？

其次，《说文·衣部》“褓”：“黼领也。”也就是说“褓”不是表示一般的领子，而是专指绣有花纹的衣领，它是一个高度书面化的词。而元代爆发式产生的“脖”只出现在《全元曲》《原本老乞大》这些口语性材料中。口语词“脖”与书面语词“褓”在语体上也是存在差异的。

所以我们觉得郑张先生的这种认为“脖”来自“褓”的说法并不一定合适。

（二）“脖”语素来自于突厥语

上文第一节已经讨论了“脖子”义“脖”的四个特点，很明显它与“肚脐”义的“脖”是两个不同的词。有几点理由让我们相信“脖”不是汉语自身的语素：

（1）“脖子”义的“脖”在汉语方言中语音纷繁复杂，与中古没韵字没有关系，也看不出一个明确的来源。

（2）“脖子”义位词作为身体部位词，是语言中的核心词，也是高频词。但“脖子”义的“脖”在元代之前一例未见，到元代仅《全元曲》就突然出现了 47 例。汪峰、王士元在比较了语义创新的扩散和借用的扩散后得出一条判别借用的原则：“如果竞争的形式突然出现，而不是通过语义演变转化而来，就很可能源自借用。”^[8]“脖”的产生是爆发式的，同时它的产生也不能从语义演变上得到解释，这很能说明“脖”是外语言的语素。

（3）在元代有“脖”“膊”的不同写法，似乎也能说明该语素刚进入汉语时字形不统一的语言事实。

因此我们认为“脖”不是汉语自身的语素，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北方阿尔泰民族，“脖”、“膊”都只不过是记音字而已。

我们发现“脖”与部分突厥语族的语言有关。“脖子”义在部分突厥语族语言中的形式可列表如下^[9]：

突厥语族语言的“脖子”义词		表二
词形	语言	
bojun/ bojən/ bojin	维吾尔语、塔塔尔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斯坦语、库慕克语、乌孜别克语、撒拉语	
mojun/ mojən/ mɤjɤn	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图瓦语	

根据《突厥语大辞典》的汉译本，11 世纪突厥语“脖子”的读音为 boyin[bojən]^{[10]164}。在更早的古突厥语碑文中，也已经有这个词了^[11]。可以肯定，这些突厥语族语言的“脖子”义词具有同源关系，部分语言词首辅音经历了 b > m 的音变^②。这可以排除突厥语“脖子”这个词借用汉语词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汉语“脖”正是对应了突厥语的 bo 音节。

汉语没有从突厥语借“脖”语素的需要，我们认为“脖”语素是突厥民族的一个底层词。从隋唐五代到宋这段时间，有大量的突厥人融入汉族并改操汉语，“脖”作为底层成分正是在这段时间进入汉语的。

三 余论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要做一下说明，首先是“脖 X”的双音节问题。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

① 魏钢强也认为表“肚脐”的“脖”和表“脖子”的“脖”不相干^[5]。
② 李增祥指出：“从古代突厥语的材料来看，位于词首的 m-自古就和双唇浊塞音 b-相交替。”^{[12]284}

元代汉语中，“脖子”义位还是主要以“颈”和“项”为主，例如在《全元曲》中“颈/项”的数量是“脖”的3.34倍。因此“脖”和“颈/项”组成“脖项”“脖颈”这样的合璧形式就很正常了。二是因为突厥语的 *boyın* 是双音节形式，而当时二等字“颈”“项”可能已经发生了颚化，且“颈”“项”的韵尾都是鼻音，也可以和后一个音节 *yin* 对应，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脖颈”“脖项”的产生。

再一个就是用入声字“膊/搏”记录 *bo* 的问题。关于元代前后汉语口语中是否还有塞音尾，学界仍有较大的争议^{[13]74-79}。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当时口语中有入声，也是一个弱化的喉塞-ʔ。元代前后多有用入声字记录外语言开音节的情况，例如蒙古语的 *anda*（兄弟）记为“岸答”、*bi*（我）记为“必”、*taiji*（太子）记为“台吉”、*tana*（大珠）记为“答纳”等等^[14]。这可以说明用入声字记录舒声音节的可能性。

由于“膊”的“胳膊”义是常用词，而“肚脐”义的“脖”在很多方言中或者发生了语音变化或者已经变得语源模糊了，所以这两个字形的竞争最后以“脖”胜出。

【附记】 本文得到了导师洪波教授以及杨琳教授的指导，师姐王艳红帮助查询了古突厥语的材料。特申谢忱。

参考文献：

- [1] 王力.新训诂学[J].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
- [2] 李荣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M].综合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 [3] 曹志耘主编.方言地图集[M].词汇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4] 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 [5] 魏钢强.“荸荠”考[J].方言,2004,(3).
- [6] 贺巍.获嘉方言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7] 郑张尚芳.汉语方言异常读音的分层及滞古层分析[J].何大安主编.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3.
- [8] 汪峰,王士元.语义创新与方言的亲缘关系[J].方言,2005,(2).
- [9] 孙宏开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第六卷,民族出版社,2009.
- [10] 喀什噶里.新疆社科院译.突厥语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 [11]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 Oxford. 1972.
- [12] 李增祥.突厥语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 [13]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4] 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词考释词典[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 [15] 方云云.“脖”的源流考[J].现代语文,2007,(6).

The Origin of *Bo*(脖)

SHENG Yi-min

(The University of Nankai,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holds that *bo*(脖) is not a Chinese intrinsic morpheme, but a Turkic substratum word. The word *bo*(脖) connects with old Turkic word *boyın* which means “neck”.

Key words: Chinese; Turkic; language contact; substrata word